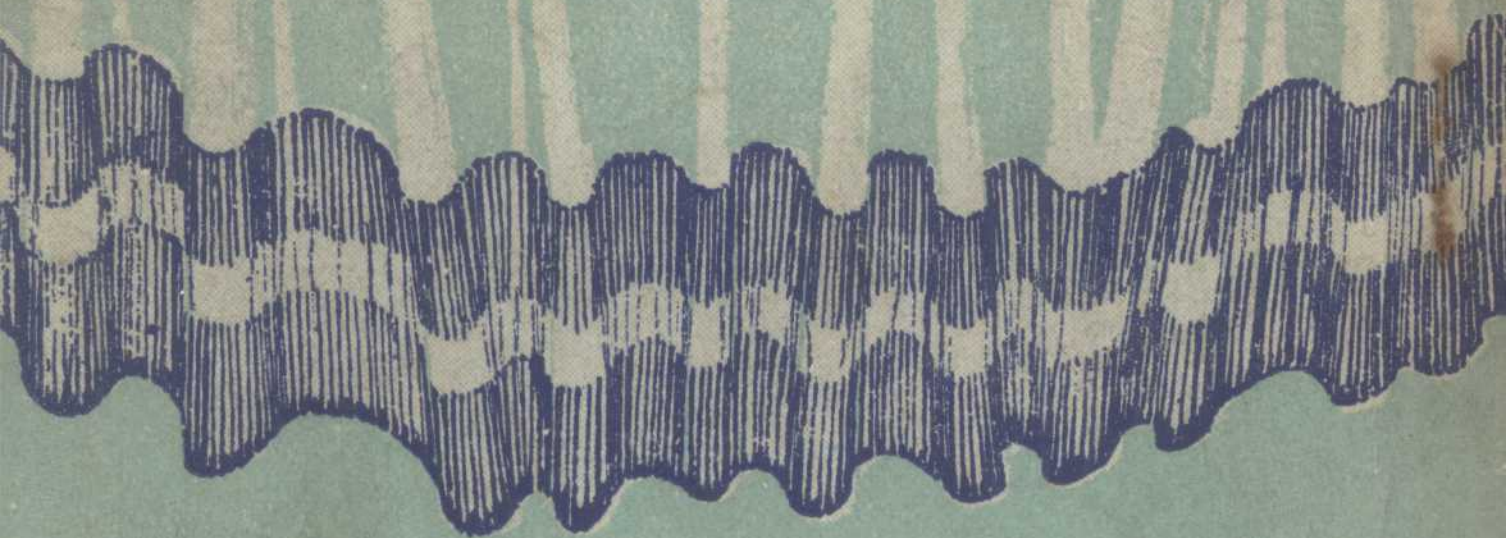


· 獨 幕 話 劇 ·

長海走不走

李 赤 等集體創作



東北人民出版社

• 獨幕話劇 •

長海走不走

李 赤 趙公漢
周一僕 劉 適
叢 深 集體創作

東北人民出版社

編號：3796

長海走不走

作 者： 李 赤 等

出版者： 東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瀋陽市馬路灣)

發行者： 新華書店東北總分店
(瀋陽市馬路灣)

印刷者： 東 北 新 華 印 刷 廠
(瀋陽市鐵西區裕工街)

字數：19,700

一九五三年八月第一版

印數：7,001—12,011

一九五四年一月第二次印刷

定價：1,300元

人物：

許萬富——先進木工小組長，二十七歲。（簡稱許）

張玉吉——五十歲。老木匠，落後木工小組長，許萬富的岳父。（簡稱張）

長海——張玉吉的外甥，先進小組的徒工，十八歲。（簡稱海）

春江——張玉吉的兒子，張玉吉小組的徒工，十九歲。（簡稱江）

許妻——張玉吉的女兒，二十三歲。（簡稱妻）

劉三叔——老木匠。四十八歲。張玉吉的盟弟。張玉吉小組

的組員。（簡稱劉）

胡大爺——老木匠。五十三歲。張玉吉的盟兄。長春工地的工人。（簡稱胡）

時間：

夏末的某日午休時間。

地點：

許萬富家的院裏。

佈景：

一座新蓋起來的小紅磚房，天藍色的門窗，綠琉璃瓦的房蓋。

窗上掛着美麗的窗簾。院內有一張桌子，四把椅子，另一角有

一棵大樹；正面是一排整齊的木欄杆，欄杆下種有正在盛開的

鮮花。院子的後面是一片工地。

幕啓：

院內無人。稍靜，許妻進來。她提着雞和雞蛋筐。這是剛從鄉下回來。

妻：（自語地）哎——累死了！（把東西放在桌子上；坐在櫈上，用衣

襟扇涼。過一會兒，她從兜內掏出來鑰匙，把門開開，走進屋裏，

打開窗戶）

（這時張玉吉揹着傢什箱子進來）

妻：爹！

張：你回來了？

妻：啊，剛到家。（從屋裏出來）爹！你們歇晌了。他們咋沒回來呢？

張：都開會去了。

妻：開會去了？你老先回來了！

張：我沒去。

妻：沒去？你老咋沒去呢？

張：有功夫多幹點活比啥都強。扯那個呢！

妻：那你老睡一覺歇歇吧！大熱天頭的，還忙啥。

張：活兒這麼忙還歇呢！不歇都攆不上趟啦！歇歇更完了……我給組裏

收拾收拾傢什……你不是說早車回來麼，怎麼才到家？

妻：我上我大姑那兒去了；大姑留我吃頓飯，把早車就誤了。

張：你大姑的身板還挺硬實啊？

妻：可硬實了。（拿雞）爹！你看！我大姑還叫我給你老捎個老母雞來呢。

張：這麼遠捎這玩藝幹啥？

妻：我大姑「死求百賴」地非叫我給你拿來不可。

張：你必得拿！大熱的天頭，挺費事的。

妻：不拿不行嘛！（一面收拾東西）我大姑說：長海那孩子要不是在親舅舅跟前，哪能出息得這麼快。才學了幾天木匠，一個月就能掙那麼些錢。家裏的日子過的可寬綽了。

張：哼！在親舅舅跟前……這眼看就把孩子耽誤了。就說你女婿辦的這個事兒，弄的我家裏外頭不够人！當初我尋思把長海交給他，讓他「拉幫」成個木匠；誰曾想他又整出個「流水作業法」，瞪眼把孩子的手藝給耽誤了。把自己兒子安置了，把外甥捨出去了，這我成個什麼人！我還有臉吃你大姑的雞！

妻：等萬富回來你老再和他核計核計吧。（往屋裏去送東西。到屋裏）

爹！你換件布衫吧！你看你身上那件叫汗漚成啥樣了，脫下來我給你老洗洗！（在屋整洗衣盆等）

張：明天再換吧！你剛回來也不歇歇，大熱的天頭。

妻：我不累。

張：（半自語地）長海的事，叫我窩老火了！我三番五次地跟萬富說：叫長海上我這組來，跟你劉三叔學，我去信都告訴你大姑了，可是你女婿就不放！

（劉三叔進來）

劉：二哥，才剛的大會你咋沒參加呢？

張：還有那份閒心呢！老三，你沒看咱們組那幾個「二五子」木匠！（拿鉋刃）你看，這鉋刃子都啥樣了！它能刮出好料！都光說不出活。趁這個時候給他們收拾收拾，省他們老耽誤工。

劉：二哥，今天這個會你應該去！市長、公司經理都講話了，上級把萬富好一頓獎勵，大家夥睨着都挺「眼熱」！

張：唉！就是那麼回事唄！反正眼下是光興創造，不能說不好的時候！咱們不會扯那套「外快」，就是原原本本地幹，心對起國家就行。

（啞場片刻，劉丑張一眼）

劉：開完會接着就表演了萬富組的「流水作業」法！

張：木匠幹活也表演——真是新鮮事！

劉：頭些日子，萬富組老吵吵「流水」「流水」的，我還真沒在意，今個一看幹的真挺「洒楞」！

張：哼！他們那幫「人馬刀槍」吧，還能整出啥玩藝來！

劉：是啊，萬富組也不比咱們的人手硬啊！今天一看，活幹的可真沒比的，又快，又好；這裏有「門道」啊！

張：有啥「門道」？「力把頭」不明白，咱們正經木匠還不明白這個！不信把他們「提領」出來一個，做個桌椅板櫈門窗口扇啥的，你問

問他們，除了萬富之外有幾個能行的！現在他們怎麼說怎麼有理，久後就要吃不開了！

（啞場片刻，劉三叔想一下）

劉：哎！今兒個表演會，還有不少外地來參觀的呢！聽說長春也來了不少人呢，不知道胡大哥能不能來。會場上人太多，我「洒摸」半天，也沒「洒摸」着。

張：這才扯呢！胡大哥那麼老遠能來扯這個！

（妻上）

妻：三叔才來啊？我大姑還叫我給你帶來不少雞蛋呢，說教長海叫你費心了。

劉：這老姐姐待人真厚道，我還一天沒教呢，這雞蛋留下給萬富吃吧！

張：（果決地）老三，我的主意算拿定了！高低我也得把長海要過來，

讓他跟你學手藝！

劉：够嗆啊！活兒這麼忙，萬富他們幹的又那麼合手，萬富能放嗎？長海他自己能願意嗎？上級能……

張：要實在不行啊，我有辦法，乾脆不在這兒啦！頭幾天我給胡大哥寫信去啦，透過這個話兒，把長海送到長春學手藝去！

劉：我看這個事兒……

張：這個事兒不能再拖了，我馬上去找隊長去！

劉：着啥急！

妻：我看這事跟萬富核計核計再說吧！

張：可這也不是沒跟他核計呀！跟他商量過好幾次，他總是拿話搪我，如今事到節骨眼了，這時候不把長海要出來，以後就更不好要了！

(下)

劉：二哥！

妻：爹！（轉向劉）三叔！我爹要長海，隊長能不能答應他？

劉：咳，這你放心吧，長海他是要不出來呀！可是我們小組裏還有個事兒呢：今個大夥一看萬富組得了面大紅旗，又得了那麼些獎品，人家幹得又那麼「洒脫」，大家夥的心都活了。本來嘛，都是一樣的木匠，人家先進啦，就偏我們那組落後！咳，從前幾天評旗的時候，我們組沒得紅旗，大夥心裏都瞥了股子勁兒！

妻：可不是咋的，春江每逢回家總「唧嚙」這個事！

劉：又加上這個月底一核算，好多人都沒提上工資，我們組裏有的師傅還不如人家萬富組的徒弟拉的多！這誰能不窩火！今天開完會回來以後，大家夥都鐵了心啦，這回非「流水」不可！今個我就想跟你爹透露透露這碼事兒。可剛才我這麼一看哪，我們倆總說不到一塊

堆去。我看你還是叫萬富好好勸勸他吧！

妻：哎呀！他們爺兒倆到一塊就「嘀咕」這個事兒，可我爹那個倔脾氣……三叔，你快找萬富去核計核計吧！別叫我爹真把長海送走了。咳！他們爺兒倆這幾年沒紅過臉兒，別爲這個事兒傷了感情。

劉：好，我找萬富去。

（劉下）

（稍停，幕後，劉：「嚇！得了這麼些啊，長海！」海：「你走啊？三舅！」長海抱着獎品：襯衫、錦旗、筆記本、秋衣、毯子等，興致勃勃地跑上）

海：表姐！表姐！你看。

妻：長海，哪來這麼些東西？

海：（把獎品放在桌子上，擦汗）哪來的？這是今天大會發給我們的

獎！嚇，這是市長親手發給的。（指獎品）這是我跟我姐夫倆的。

妻：怎麼，就你們倆得啦？

海：不，我們小組全都有。表姐，今天我一上台，大夥一鼓掌把我鼓懣了；市長跟我拉手，我把（指左手）這個手伸出去了！……呃，表姐！你啥時候回來的？

妻：才到家不一會兒。

海：你看見我媽啦？

妻：看見啦！大姑在家挺好的，告訴你好好學手藝，別惹你舅舅生氣。

海：沒給我捎個布衫來呀？

妻：大姑說你一個月掙好幾十萬了，不用都匯到家去，叫你自己看啥樣好，就隨便買件穿吧！

海：買件穿？（拿獎品中的一件「先進」布衫）表姐，你看這個布衫上

哪買去呀？

妻：啊！「先——進」！

海：對啦，表姐！「先——進」。

（春江上）

江：姐姐，我姐夫還沒回來？

妻：沒有。三叔找他去了！

江：工會主席正找他呢！（發現布衫）哎！「先進」！（奪過布衫）好啊！長海，你們都先進啦……我們算完蛋了！哼！跟咱爹這個「老保守」那是沒好！

妻：工會主席找你姐夫啥事兒？

江：（看獎品，不耐煩）不知道！

妻：你看見咱爹沒有？

江：沒有！沒有！沒有！

妻：你吃槍藥了？這麼橫！

江：真是「王八掉在皂坑裏——又憋氣，又窩火」！哎，長海！你穿上我看看！

海：我不！

江：穿上唄！我看看帶勁不帶勁！

海：穿上就該埋汰了！（邊說邊穿）

江：姐姐，你看多帶勁！多帶勁！

妻：「帶勁」那是人家長海的，你不好也想法得一件，穿上光榮光榮！

江：都怨咱爹，要不叫他，我們小組早就「流水」了，也先進了，備不住也能得一件。

海：那你勸勸舅舅唄！